

《路加福音》系列讲章 第 44 讲

羞耻之极

路加福音 15: 11-32; 弥迦书 7: 14-20

2020 年 7 月 5 日

普杰西牧师 翻译: 王兆丰

今天我们进入路加福音里也是整本圣经里最著名的故事之一。因为圣经是世界上最著名的文学著作之一，至少是在讲述故事上。哪怕你不熟悉这个故事的详细内容，你肯定知道这个故事的名字《浪子回头》，甚至教会以外的人也都知道这个故事。《浪子回头》的故事在西方的所有媒体，包括雕塑、绘画、文学、音乐、诗歌、电影里都可以找得到这个主题，还有专门的书籍，甚至流行音乐的大牌杂志‘滚石’上关于这个故事也有一首非常忠实、详尽的歌曲。在这一切文艺作品中，最著名、最深刻地表达了《浪子回头》这个故事要数伦勃朗的那副油画（注：伦勃朗是 17 世纪荷兰以及整个欧洲最富盛名的画家之一，也是一位敬虔的改革宗基督徒。他创造了古典绘画中强烈的光线对比，最有名的是他画人像时采用光线 45 度入射角。自从摄影艺术问世，全世界的摄影家拍摄经典人物肖像都采用这种光线，因此被称为伦勃朗光线）。伦勃朗一生创作了大量绘画作品，很多人都认为《浪子回头》是他最成功的作品。或许你们都看过这副画的复制品或从这幅画延伸出来的作品。当然要想欣赏这幅 2 米宽，2.6 米高的巨大原作，你必须到俄罗斯的圣彼得堡去。在这幅画上，伦勃朗用黑色、深棕色相间的暗色背景衬托出高光中的三个人物：父亲和他的两个儿子。中心当然是父亲和那个归来的浪子。浪子跪在父亲膝前，两只脚朝后伸出。观众看到的离他们最近的就是浪子的那双脚。可以说，那双脚讲述了整个故事，左脚赤裸，皮肤干裂，肮脏不堪；右脚上还挂着半拉残余的草鞋。从这双脚上我们可以知道，这个年青人经历了一场大磨难。他身上的衣服颜色和他的那只脚一样，黄黄的，肮脏污秽，类似那棕色的背景。我们可以一眼看出他的贫穷潦倒。然而，浪子身上最引人注目的不是他的脚和身上的衣服，而是他的头。看得出来，除了几根乱七八糟的头发，他的头基本上已经秃光，看上去十足是个难民。这幅画是如此栩栩如生，如果你仔细看，几乎可以直接闻到他身上的酸臭。现在，他的头埋在了父亲的怀中，一个精疲力竭之人终于找到了家。你从他的肢体语言上可以知道，他已经没有任何力气可以继续下去了。父亲的那双手无比轻柔地放在儿子的身上，表达出接纳与欢迎。儿子回来了。这是伦勃朗的最后一副作品。这个故事紧紧地抓住了伦勃朗的心，在这副最终作品完成之前，他在三十年的时间里，画了许多不同的版本。这个故事真的抓住了伦勃朗的心，我祷告这个故事也会抓住我们的心。

下面就让我们一起来学习。故事的开头可以用羞耻之极来描述。路加通过耶稣的嘴，或者说基督通过路加的笔所说的话：一个人有两个儿子。小儿子对父亲说：父亲，请你把我应得的家业分给我。他父亲就把产业分给他们（15: 11-12）。

甚至都不需要对当时的犹太社会习俗有所了解，我们立刻知道小儿子的要求实在是过分了。不仅是语调，要求的本身已经叫人受不了。他要求把属于他的遗产分给他，并且是在向仍然活着的人提出继承遗产的要求。他是在直截了当地把父亲视为已死之人地说：我想要的是属于我的东西，但我不想和你有任何关系。这样的要求真是令人窒息。在这个文化里，一个人在社会上的身份地位就是他的荣誉、财产和他的生命。**他父亲就把产业分给他们**这句话就是把他自己的生命分给了他们。这个年轻人提出了一个极端厚颜无耻的要求，不仅使他父亲颜面扫地，也使这个家庭蒙了奇耻大辱。他的要求把父亲留着养老的积蓄分出一半给他。这在他们生活的社区里，不仅是耻辱，也令人愤慨。什么样的儿子会让自己的父亲落入这样的境况之中？他根本不在乎，也不打算照顾父亲。他想做的就是拿钱走人。儿子提出如此羞耻的要求还不算，更羞耻的是父亲竟然同意了。如果说有这样无耻的儿子已经叫人难以忍受，现在竟然有这样的父亲竟同意了如此无礼的要求，简直就是把羞辱往劈头盖脸地往自己头上浇下来。同时他心里清楚，左邻右坊、整个社区会如何看待他。你的荣誉在哪里？你的脊梁骨在哪里？如此这般的奇耻大辱真是令人无法想象。如果你注意到这个周末的新闻，或许可以感觉到类似的羞辱：特朗普总统的高级顾问凯莉安·康维（Kellyanne Conway）和她女儿的事情。上个礼拜，她那十五岁的女儿以为在社交媒体上讨论、嘲笑自己的父母很好玩。这个女孩子有着与父母极不一样的政治观点，竟在网公开上嘲笑自己的父母。结果引起媒体的兴趣，在社交媒体上大做文章（注：美国的主流媒体绝大部分都是反特朗普、反传统道德观点的左派，这事关联特朗普的顾问，因此他们拼命挖掘）。康维的丈夫告诉媒体，请不要联系我的女儿。结果十五岁的女儿马上又在社交媒体上公开说：你生气了？那是因为我终于能够发表我的意见了！对不起，你们的婚姻失败了。你的私生活被自己的女儿在她的手机上公布与大庭广众，并且手机还是你付的钱，这还不够，姑娘又把母亲在厨房说的话偷偷录下来，传到抖音上，说你们还想拿走我的手机吗？所以我要让全世界都知道你们私底下的所作作为。你们这是在禁止我的言论自由！昨天，她的账号被封了。这件事实在是羞辱父母，自找麻烦。假如她父母不仅不吱声、不反对，甚至还继续为女儿的手机支付月费。

这就是这里的这位父亲所做的。单单因着小儿子的要求就已经让他在整个社区蒙羞，不料他竟然还二话不说，答应了。真是羞耻之极啊。

这个犹太小伙子拿到钱之后干什么去了？过了不多几日，小儿子就把一切所有的都收起来，往远方去了。在那里任意放荡，浪费财资。既耗尽了一切所有的，又遇到那地方遭大饥荒，就穷苦起来。于是去投靠那地方的一个人人，那人打发他到田里去放猪。（15：13-15）。

虽然路加没有作详细描述，但从他的字里行间我们已经可以知道，这个小伙子过上了他一直向往的冒险生活。从前对陌生国度的所有好奇心现在已经烟消云散。花天酒地、放浪形骸，把父亲给他的所有钱财挥霍的一干二净。饥荒来了，他举目无亲，只好在那片外邦土地上给外邦人打工，落得个放猪仔的下场。大家可以试着想象一下，这个年轻人不得不给外邦人打工，去喂养犹太人眼里最最污秽

肮脏的动物。还有什么比此更糟糕的吗？有的：他恨不得拿猪所吃的豆荚充饥，最后一句更是残忍不堪：也没有人给他（15：16）。连猪食都吃不上。

这下他终于醒了过来，就说：我父亲家有多少雇工，口粮有余，我倒在这里饿死吗？我要起来，到我父亲那里去，向他说：父亲！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从今以后，我不配称为你的儿子，把我当作一个雇工吧！于是起来，往父亲那里去（15：17-20）

相离还远，他父亲看见，就动了慈心，跑去抱着他的颈项，连连与他亲嘴（15：21）。

儿子说：父亲！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从今以后，我不配称为你的儿子。父亲吩咐仆人说：把那上好的袍子快拿出来给他穿，把戒指戴在他手指头上，把鞋穿在他脚上。

他知道他所做的一切，他已经把自己踢出来这个家，也给全家带来羞辱。他向父亲如同死去了一般，父亲对他来说也像是死去了一般。羞愧万分的他，长途跋涉，来向父亲悔过。你就把我当作仆人吧。他心里充满了内疚与后悔。

经文说，相离还远。路加在这里用的‘相离还远’就是开头用的‘往远方去’的远方同一个词。这位被羞辱、被嘲笑父亲，老远地看到了。看上去他是一直在等待这儿子。那么久了，他是多么盼望这个失去的儿子能够回来，真是望眼欲穿啊。我们中间有多少人有过这样的盼望？假如你走上歪路的孩子回来，你会给他什么？或者，当你在等待你失去心爱之人后，心里不也有这样的感受吗？

一看见儿子，年迈的父亲就连奔带跑地冲过去。要知道，有尊严的人是不跑的。你能想象我们的总统或重要高官跑着上讲台吗？在这个犹太文化里，一个成年男人急冲冲地跑被认为是侮辱尊严的，更不要说朝着孩子跑。但是这位父亲根本顾不上自己是否会被别人笑话，提着袍子急冲冲地跑在路上。当初这个儿子在左邻右舍众目睽睽之下就是踏着这条路走的。大家都知道他揣着他父亲的财富离开家乡。今天父亲同样在众目睽睽之下，不顾羞耻地跑在这同一条路上去迎接儿子。还没来得及开口，他就抱着儿子的颈项亲个不停。邻居们等待的是这位父亲如何拿儿子是问、找儿子算账。的确是需算账的，为了这个儿子，他不在乎是否被羞辱嘲笑，他愿意承受羞辱嘲笑。伦勃朗的画牢牢地抓住这一点，他用他的画笔作了细腻的表达。父亲那双手看上去温暖、柔和与接纳，他的头轻轻地向下略略地侧着，充满欢迎的表情。他遮盖着儿子、拥抱着儿子，他的袍子几乎把儿子的头埋在了里面。

的确有人必须承受羞耻，有人的确承受了羞耻。这不就是福音，对吗？法利赛人不就是因这而愤怒不堪吗？耶稣毫不羞耻地接纳税吏、妓女、罪人。他们在他面前得到尊重，而他却被世人羞辱、嘲笑。悔改的话还未出口，儿子已经被拥在了父亲那温暖的袍子里。神不是在那里等着，看你是否悔改，你的悔改是否达到要求，然后才赦免你。

这是耶稣不断提到的。虽然悔改是必须的，但悔改是后果而不是原因。我们悔改是因为神满有慈爱地来找我们、赦免了我们；我们悔改是因为神已经在基督里通过福音救了我们。我们的悔改是因为神对我们的怜悯慈爱。

那个儿子怀着真诚的心，正试着要对父亲说；父亲没有让他讲完。因为在他开口之前，父亲已经饶恕了他。克里斯索对这段经文的这样说：*当那时刻来临时，当那失落的被救时，不需要审查，只有慈爱与赦免。*父亲一听到儿子的话，就把他打断，对仆人说：把最好的袍子拿来，把戒指拿来，把鞋子拿来。这一切都说明了儿子的身份。你你能想象到吗？他把他的那只戒指拿来，这戒指就相当于今天的信用卡或支票本，也就是把他的财富给了他。就好像对他说，你拿去吧，我完全相信你。这位父亲的举动是如此荒唐可笑，我们中间没有一个人会这么做。下个礼拜我们还要来讨论。从一个角度上说，我们或许会对这个儿子产生同情；老实说，我们也更像是他的哥哥，心肠刚硬、满腹苦水，以为我们比其他人都更为义，以为我们所做的那么多、那么好，所以神欠我们的。但最难令我们理解的是那位父亲，尽管我们希望自己也能像他那样，但有几次我们能够模仿、能够做得到？他是如此不负责任地把他的美善倾倒出来。边上看着的一定有人受忍不了，现在儿子穿上的新鞋、戴上的戒指展现了他的新身份，他已经不再是雇工、奴仆了。

但路加在他的福音书中一再一再地描述，让我们看到罪人与神一同坐席。父亲说：**把那肥牛犊宰了，我们可以吃喝快乐。**假如你觉得上两讲中讨论过的失羊和丢钱的比喻里的庆祝并不怎么样的话，那么这里的这位父亲在受到自己儿子的侮辱、伤害之后，却在儿子尚未讲完话前，马上就要公开地摆设一场任何其它宴席难以比拟的丰盛宴席，把街坊邻居统统请来。**因为我这个儿子是死而复活，失而又得的。**

请注意，对父亲来说，饶恕与庆祝之间不需要任何中间步骤，从死亡突然转变到生命。

同样，神拯救我们之后，不会对我们说，好吧，现在我就要来观察观察，看你的表现如何，是不是真心悔改、生命改变、荣耀我名，然后我才为你的新生好好庆祝庆祝。我们还不知道这个儿子回来之后会怎么样，父亲已经开始庆祝了。假如他恶习不改、秉性难移怎么办？然而父亲毫不保留地大大恩待他。为什么？我真的很喜欢路加的表达方式 **因为我这个儿子是死而复活，失而又得的。**叫我何不庆祝？我觉得这个故事非常奇妙，特别是现在我已经有了白头发，以前还以为剃头可以隐藏掉一点，但现在已经不在乎了。我们总以为那是年轻人的事。年轻的时候，我们在外面任意妄为，后来才认识到，那是何等空虚无聊，我们会变得多么破碎；然后我们向神悔改，神救了我们。后来我们变成了那个长子。如果我们正确地读懂这个比喻，我们会发现我们都是这个浪子。我想，伦勃朗对此理解得很透彻，他花了三十年时间在创造这幅画，这也是他最好的一幅画。这个比喻一定对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他画的第一个版本是浪子在一家小酒店里，穿着像个荷兰人，一看就像是富家子弟；一手搂着坐在他膝上的女人，一手拿着酒杯。有意思的是，伦勃朗画的浪子是他自己的脸（注：伦勃朗在他的另一幅名画《基督被钉十字架》上，那个手扶着十字架的人，就是他自己的脸，说明他对十字架有着深刻理解，把基督送上十字架的包括了他自己和他的罪），坐在他怀里的是他的太太。但在他临终前靓女完成的最后这幅画中，浪子已经身败名裂、彻底崩溃，就像生活中的伦勃朗自己。这时候他的两任妻

子已经去世，孩子们都死了，自己也已经破产。他曾如日中天的名誉已经不复存在，生活在赤贫之中。后来另一位著名的荷兰画家凡·高这样说：*你看伦勃朗的这幅画，只有死去过那么多次的人才能画出这样的话来。你看，对伦勃朗来说，这幅画就是回家。*

伦勃朗画出的也我们的人生经历。人生的经历就是破碎的经历，我们身上带着一生的各种罪孽，渴望被神接纳，最后终于找到了家，在他里面被赦免饶恕，得到神父亲般的照顾。这种渴望是没有国界不分种族的。海明威在他的著名小说《世界之都》（注：*生动地描述了失意的西班牙斗牛士们的落魄故事和悲惨人生*）里很好地表达出来。这个故事我以前提过，一位老父亲一直在寻找自己出走的儿子，名字叫‘帕戈’。最后父在马德里的报纸上刊登了一则简短的寻人启事：“*帕戈，请在礼拜二到蒙大拿旅馆来找我。一切都被饶恕。爱你的爸爸*”。礼拜二到了，我们看到了什么？八百个帕戈出现了！他们都来寻找被饶恕。这就是我们都想要的；我们都想要愿意饶恕的父亲。福音向我们白白地提供了这位父亲。只要你已经活久了，都知道这不是一时的需要，这是我们一直到濒死床上都渴望想要得到的。直到今天，我还清楚地记得多年前那次和一位长者的谈话。他说，当我躺在临危病床上，子女围着我。那时我能对孩子们说的唯一一句话就是：请原谅我。

这不是一个年轻人的故事，这是一个普世的故事，我们所有人都需要那位慈爱的、白白赦罪的神。这个故事告诉我们神的怜悯有多长阔高深，神的无条件恩典是何等的浩大。它也教导我们蒙了如此恩典之后，我们该如何生活。正如亨利·诺阿在评论伦勃朗的这幅油画时所说：当我看着自己的这双老手，我知道，神赐给了我这双手，是要我向所有受苦受难的人伸出它们，把它们搭在所有愿意来的肩头之上，向他们提供来自神无边大爱的祝福。

弟兄姐妹们，你们在自己的人生中，尤其是在眼下我们国家的动乱、不安中。我们作为教会，最需要的是在别人幡然醒悟、改弦易辙之前，在他们看到我们的生活方式、加入我们的队伍之前，在他们所干下的，我们所狠恶的事情说对不起之前爱他们。我们能够这样做的是因为神在我们说对不起之前已经这样对我们做了；你还在远处，他就已经看见了你；你死在过犯罪恶之中的时候，他差来自己的儿子为你死了，好让他的那双慈父之手拥抱你，好让你知道你终于到家了，不是因为你做得好而是因为不可能做任何事情使他那慈父般的爱离开你。如果这不能感动我们去把同样的怜悯送给别人，那么我们就白学了这个故事。愿我们这些浪子们，从父爱中彼此相爱，爱我们的邻舍如同自己。

我们一起祷告。